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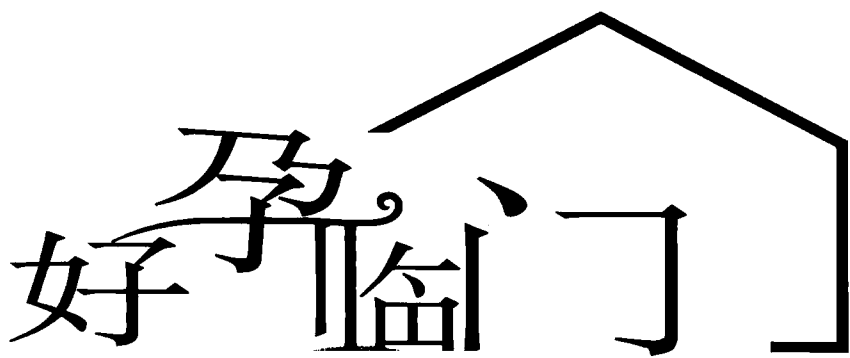
长篇社会小说

# 好孕临门

夏景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# 好孕临门



夏景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---

好孕临门/夏景著.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9.8

ISBN 978-7-5006-8817-4

I.好… II.夏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98440 号

---

书 名: 好孕临门

作 者: 夏 景

责任编辑: 庄 庸

特约编辑: 许 洁

装帧设计: 高永来
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

邮 编: 100708

网 址: [www.cyp.com.cn](http://www.cyp.com.cn)

门市部电话: (010)84039659

印 刷: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 × 1000 1/16

印 张: 14.25

插 页: 1

字 数: 21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10,0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5006-8817-4

定 价: 29.80 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中心质检部联系调换。

联系电话: (010) 84047104

# 目 录

第 一 章	长亭送别	1	
第 二 章	丁克俱乐部	11	
第 三 章	满斯尘	22	
第 四 章	HHG	31	
第 五 章	美女伊得	41	
第 六 章	小龙女	50	
第 七 章	婆婆大人	60	
第 八 章	营养瓶	72	
第 九 章	面对面	82	
第 十 章	回娘家	94	
第 十 一 章	鲍布其人	106	
第 十 二 章	胎 动	116	
第 十 三 章	避孕套事件	126	
第 十 四 章	三十五岁的心愿清单	136	136
第 十 五 章	生 日	149	
第 十 六 章	十三年之痒	159	
第 十 七 章	朵朵来了	168	
第 十 八 章	孕妇和骗子	177	
第 十 九 章	父 亲	187	
第 二 十 章	同学会	196	
第 二 十 一 章	一封检讨书	203	
第 二 十 二 章	你爱你的丈夫吗	206	206
第 二 十 三 章	4 月 30 日	215	
第 二 十 四 章	一年后	222	



孕、临  
好

# 第一章

长亭送别

八月，虽是傍晚，阳光依然明媚。

北京首都机场，塔楼玻璃反光，将马路照得亮堂堂的。

国际航班处，李享站在出发站口，盯着潘勇越走越远的背影儿出神儿。等转过弯，他就该汇入海关检查的人流了。

她举起手，希望他能在这个时候，回眸一笑，那么加上之前的拥抱、亲吻和耳语，此番告别，可不就完美了？

偏偏这时，李享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是骆亦红。

“喂喂喂，送走了吗？”

粗声粗气，没心没肺，完全不顾及李享正在长亭送别，整个一直抒情臆：“这下好了，你该农奴翻身得解放了。哎，刚看到一条路线，是登山游。我说咱们去云南吧，看雪山，别去海南了，大热天的，晒那么黑，我下月还要去见我们老张哪！要我报给你路线吗……”

天哪，潘勇转身了！

他站住，面对着李享这块儿，深情地仰起脖子，踮着双脚，向她挥起了告别的双手。他热烈深情的眼神儿，越过人群攒动的头顶，想给李享一个充满激情的再见。

可李享手里举着电话，脸上的表情还来不及聚集，等她反应过来，快速掐掉骆亦红的电话时，潘勇已略显失望地放下了手。

他一定只看见了李享在打电话，却没有看见她脸上着急的表白。他心里会想，我还没走出她的视线呢，她就联系起别人来了？

他不会想到这之前，她一直含情脉脉地盯着他的背影儿来着。

完了完了，来不及了来不及了，完美的告别，瞬间已被人群冲散了。

李享空举着双手，只看见潘勇时隐时现的头发。

大转弯，看不见人了。

她心里空落落地，眼神呆滞好几分钟。

然后，她发给他一个短信：“亲，那我……回啦？”

这声“亲”，是跟淘宝网上的卖家学的，据说还是韩语哪。感觉很好用，比起“亲爱的”来，可洋气多了，于是逢人就使。

加上省略号，是希望他能明白她的不舍。

十分钟过去了，却也没见潘勇回信。李享慢吞吞地出了机场，脑子里开始想骆亦红刚才电话里的提议——去云南登山，嚯，也没什么不好啊。

李享这名儿，是她妈给她起的。

她妈说，谐音跟理想一样，听着多有追求啊。不过呢，理想这词儿，毕竟又太辛苦了，不如中和一下，就叫个享受的享吧！

享者，舒服也。

听着光荣，用着舒服。

得，就是它了！

李享从此顶着这名，上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一直到结婚、工作。

老师上课叫她发言时，会大喊一声：“李享——”念着很挺括，不由又看了看名字，脸上就露出多少有点可惜了的表情。李享便一副很有自知之明的表情站起来。

等后来大了，她也开始觉得这名挺好，亦庄亦谐的，还特别上口。有时会跟她妈开玩笑：“妈，你可真有文化。”

“那当然，也不看看你妈是干什么的。”李享妈一点也不客气。

她叫满斯尘，可那不是她的原名，是她自己后来改的。本来是打算用来当艺名的，但也知道怎么的，这辈子总没合适的机会，登台亮相上荧屏。这么好个名字，总不能白白浪费了吧。

干脆，索性改成了身份证上的名。

那一年，她都三十三岁了，愣是把原名满翠萍给换掉了。

这让李享常常忘了她妈叫什么，有时候别人找上门来，说满斯尘同志在吗，她能直统统地杵回去：“没这人，您找错了。”

是哒，李享的妈，就一老文艺女青年，年轻时，除了喜欢唱歌跳舞，还爱看小说，俄罗斯的，狄更斯的、巴尔扎克的，那时还有白皮书，文艺青年们私下里传着看。看得多了，人就容易想入非非了。十九岁那年，碰到了李享的父亲，倒霉知青，右派子弟，落魄无比，惹人怜爱。别人都奋

发图强，准备推荐工农兵，或是想办法回城找工作，她却咔嚓一下，大火烧，干柴点，生米煮熟饭，先怀孕，后结婚。

很快，就生了李享。

父亲却时来运转了，老头子平了反，第一年恢复高考，就考上了大学。那年头，大学生别名又叫天之骄子，身为骄子，旧鞋子穿破了留它干吗，新鞋子缝好了干吗不穿？总之，毕业前夕，就把李享和她妈彻底甩了，出国留学，从此再也没有回来。

满斯尘要工作、要赚钱，也要找新鞋子，对李享，不得不疏忽。

李享上小学之前，都待在姥姥家里。她对那种正常的三口之家完全没有太清晰的概念，总觉得母亲就是天马行空的代名词，家就是放学后自个儿写作业的地方。

一直到结了婚，她也没有旁的女孩子，整天要跟丈夫腻腻歪歪那个劲儿。

这不，三十五岁的生日，很快就要来了，她还在暗自庆幸呢，幸好老公潘勇出国了，她可算逮着机会，能好好疯它个一阵了。

别看她举着手，对着潘勇的背影使劲挥舞，可心里并没有多少分别的辛酸劲。要知道，潘勇这次出去的时间可不能算短，差不多要一年呢。单位派驻巴西，搞一个水利工程，不验收完工，不许回国。

“没事没事，小别胜新婚。你好好干工作，我也乘机解放一年，联系联系结婚后疏远了的老朋友、下班后逛逛商店、看看电影。晚上没事，还可以上个外语班什么的，说不定呼啦一下，考它几个证书呢。”

李享说的都是真心话，潘勇却觉得她是在宽慰自己。不由感动地捧起她的脸蛋，吧唧亲了一口：“老婆，你咋就这么让人省心呢。”

李享站在机场外，等着坐大巴回北京城。刚才无端掐了骆亦红的电话，总得给一个说法不是。

骆亦红怯怯地问：“我是不是打搅你们啦？还以为老潘已经登机了呢。”

李享说：“刚走刚走。都什么年代啦，还孟姜女哭长城啊。每天都可



以在网上聊天的，还能打电话，和在国内一个样。哎呀，终于没人管啦，恢复单身啦！待会儿我们吃饭吧，你把大猫和叁儿也一起叫上，去醉仙楼等我，我就来、我就来、我一会儿就来啦、不见不散，be there or be square，点我爱吃的霸王鸭、豆干，还有还有，麻辣小龙虾……哟，车来了，我先上车，哎，我说，您老别挤啊，没见人在打电话吗？你才排后面去呢，我早来了凭什么排后面啊，打电话怎么啦，谁先谁后跟打电话又没关系，就不让、就不让，你才站后面去哪，有没有公德啊，什么叫排队懂不懂啊……”

眼看着，就要吵起来了。

骆亦红着急地在电话那头，帮李享助威呐喊：“那谁呀谁呀，跟女人挤算怎么回事呀，李享，咱们不能惯着他。怎么着，亲老公才刚走，就有人欺负上门是吧，骂死丫挺的。”

李享这边挥胳膊抬腿的，终于抢了上去。电话里对骆亦红口气张狂，顺带发飚：“这帮外地人，没一个省心的！”

立刻招来一片白眼。

她才不怕呢，潘勇走了，她自觉又成了一名大姑娘。只有已婚妇女才会啰啰唆唆跟人计较，不是讲道理，就是要讨公道呢！

现在的她，一夜回到十年前，性格顽皮，模样漂亮，她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想怎么发火就怎么发火，只要说完，脸转向玻璃，看着窗外，做冷艳表情，就得！

谁能拿她怎样？

可是不对劲，车才开出十分钟，她就晕了起来。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差点一口喷到前面的靠椅背上。

她捂住嘴，拿手掐肚子，不行，怎么也停不下来，脸色顿时煞白。

“师傅——”大叫，“停车。”

刚才得罪了一车人，这阵儿当然没人想帮她。

不行了，赶紧弯腰吧，“哇”地一口，吐了出来。周围众人，立刻噙翁作响，躲闪不及，做鄙薄冷漠状。

司机听到骚动，大脚踩刹车，李享顾不上道歉，踉跄着脚步，扑向

车门。

司机气恼地骂道：“封闭车厢哪，有没有公德啊！”

李享不知道那一车人，此刻在怎么想她。之前她有多牛，现在就有多傻。叽里咣当地滚下车，站在路边，却又吐不出来了。

天色已经稍暗，她拖拖沓沓地向路的出口走去，眼瞅还有好长一截路，才能打到车。

正在走，收到潘勇一条短信，问她在干什么，又说还要等一个多小时才能登机。想到他虽然离她距离并不算远，可实际上，已是出差在外的人了，总归不能飞奔到他怀里，抹泪哭诉。万般委屈之情，只好压将下去。

她回应道，在回家的路上呢。

潘勇估计是没事可做，决定跟她促膝谈心。又说：“我走了，你一个人在家里，会心里发慌不？”

“不会呀。”李享一边走路，一边回潘勇的短信，“我打算跟骆亦红出门旅游，这两天就走。”

“你居然一点也不想我。”潘勇撒起娇来。

李享说：“那也得等过些日子，才会想呢。”

“还真能实话实说。”

不知不觉，李享就走到了路口。等坐上出租车，潘勇的短信也不来了。估计开始验票登机了。司机问李享：“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”

李享手又捂在嘴上了，这次比上次还要着急，幸好司机反应也快，立刻将车窗打开了，李享半个身子爬出窗子，呕呕干号，好半天，却什么都没吐出来。

等一脸蜡黄地重新坐下，司机说：“生病了还是怎么的？”

李享摇头：“好像是汽油味，一闻就晕车。”

“我看着不像。”司机说，“晕车一般不是这样的，你总得等我开段时间再晕吧。我瞅着你是感冒了，有时候感冒了，坐车也晕。我这里有塑料袋，你自己拿着，要吐，就吐袋子里吧。”

“谢谢啊，师傅。”李享身体不舒服，立刻比先前懂礼貌多了。

可手里攥着袋子，却又不觉得恶心了。

等到了醉仙楼，骆亦红也刚张罗齐了人，大猫，叁儿，花枝招展地，正坐在小包厢里。李享一推门，几个人一起发出惊呼：“怎么了怎么了，脸色这么难看，精神这么疲倦，眼神这么涣散？老公才刚走，心情就恶劣成这样了？你不还有我们吗，怎么就搞得神形俱散，心如死灰了？”

李享对着洗手间的镜子，瞄了一眼自个儿，发现她们一点也没有夸张。不仅面色发暗，气血全无，神色不安，还塌背弯腰，头发蓬乱。哪里像一个刚从家庭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新时代妇女啊。

“可能昨晚着凉了。”她喝了一口水后，说，“突然就晕头转向，坐不成车了。”

“怎么就着凉了？没有盖被子啊？”骆亦红“含蓄”地说。

“要不就是出了一身汗后，没有及时盖被子。”大猫跟着说。

叁儿不甘落后：“是开着空调做那事吧？整晚整晚的，一会儿热一会儿凉，换了谁都不行。”

李享鼻子里出冷气：“切，瞧瞧你们这些小人之心。昨晚还真没有，我们安安静静地，就睡了一个素觉。”

素觉！

还有这说法啊。几个女人哗地一声，顿时笑爆了：“谁睡荤觉了啊，从实招来。”

李享喝着水，说：“谁荤谁知道。”

“我两地分居，我没荤。”骆亦红忙不迭地招供，好像摊了多大面子的事似的。

大猫和叁儿绝不放过：“哎，那你整天吃素，馋不馋啊。”

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，四个结了婚的女人，无疑是一台大戏了。服务员进来上菜，门一开，她们的喧闹声立刻招得外面人一阵好看。李享手指放在嘴边，刚嘘了一声，骆亦红就扯着嗓门说：“问李享吧，她刚吃过素，心得体会比我深！”

又是一阵哄堂大笑。

醉仙楼的招牌菜，是霸王鸭，原鸭拆骨，填入北菇、薏米、鸡粒、咸蛋黄……外面还要抹豉油皇，炸熟，再炖，味道好得不得了，是李享的最

爱。多少次来这里，什么都可以不吃，只点一份鸭。偏偏今天怪事，菜刚端上来，其他几个女人正在叫好，李享却一阵反胃，一路踉跄着奔进洗手间。

到这时，她自己也觉得奇怪起来，不像是头天晚上着了凉，反像是胃里进了鬼。没有任何铺垫和过度，说吐就吐，喂，这算什么和什么呀。

“是太油了吗？”见李享眼泪汪汪地坐回来，大家不禁问：“还是因为太想潘勇了？”

“太想潘勇了。”李享自嘲，“一想到他，心肝就疼，情不自禁，就呕了。”

“该上飞机了吧？”到这会儿，还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李享出了什么状况。李享就听手机叮当一响，打开，果真是潘勇的，说马上就起飞了，我关机了，老婆吻你。

“巴西那边打国际长途方便不？”大猫问。

“不方便，主要是贵，跟我们国家差不多，但能上网，写邮件呗。”李享说着话，感觉渐渐舒服了，看见鸭子，胃口也上来了。两手一并，就要撕扯。骆亦红打击她说：“喂，洗手了没有？”

李享伸手给诸位看：“干净着哪，我要吃鸭腿。”说着，口水就要流出来了。

“老公才走，就这么嚣张。交代吧，你家潘勇见没见过你这副饕餮样？”

“没有。”李享老实回答，“我当他的面，淑女着哪。”

骆亦红就说：“好不容易解放了是吧，不用淑女了。一年的时间哪，没人管，没人问，守着一套大房子，再怎么花钱也不用心虚，想过没有，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？”

“不是出去旅游吗？”

“这太是小儿科了，总不成你只满足于旅游吧？”

“莫非你是指还要风流吗？”李享终于吃到了鸭子，可是奇怪，怎么完全没有味道似的？她吮吮手指，不对头，隐隐竟有苦味。

大家顿时发出会心的大笑。李享面露奇怪：“你们吃这鸭，有味

道吗？”

“你是在说什么鸭啊？有味道的鸭？”

哗，这都是一群什么人嘛！满脑子的下流坏思想。

李享气恼地：“喂，今天是一定要拿我开涮是不是？我是说真的呢，吃出什么味道没有？我怎么觉得苦啊？”

“哪里有，挺好吃的。”

“可我就是觉得不对头。”李享咔嚓一口，刚要嚼，那糟糕的熟悉感觉顿时又涌了上来。她一个箭步奔向马桶，这回，骆亦红跟着李享进了卫生间。

门一关，立刻小声问：“上次例假，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李享一遍遍干呕，什么也吐不出来。听骆亦红这么问，立刻惊慌失措，翻了翻白眼，算了算，说：“不记得了，似乎有段日子了。这阵忙潘勇出国，全都忘记了。”

“得，你肯定是怀孕了。”

“不——”李享大叫。

“肯定。”骆亦红并不打算放过她。

“怎么会！一直有措施的。”

“那也会。”骆亦红拉门，“我这就去下面药店，给你买根验孕棒。”

又说：“刚还说要风流呢，看来没戏了。”

李享拼尽全力，压住恶心，回击道：“都是你们说要风流的！”

半个小时后，包厢里已经没有了刚才热火朝天的气氛，几个人全都眼巴巴地看着李享。李享表情臭屁，没任何胃口的样子。

“验孕棒这玩意儿也许就不准。”大猫说。

可谁都能听出她的话外音，分明是：“得，肯定就是这么回事了。”

李享呢，李享当然知道，这肯定是真的。找到了呕吐的原因，她感觉有点放心了。可是这孩子来得真不是时候，潘勇刚出国，她正想自由自在。

这不是成心给李享找麻烦来了吗？

即便去做流产，她都没有丈夫陪着。这把年龄了，又不是十五六岁的

无知少女，让大夫和周围的人怎么看她呢：离婚、乱搞、打胎？

这样想着，不免就有些心烦意乱。但朋友们都还在身边，总不能让好好的一顿聚餐，变成大家为她担心的大会是不是？

她决定打起精神，换个话题。

不说孩子了，她和这几个女人的友谊，可从来不是建立在孩子的基础上的。在一起嬉笑怒骂好几年，她们之间，最没有交集的话题，就是孩子。

因为，她们都是丁克。

其中大猫和骆亦红，还是资历颇深的老丁克呢。



孕、临  
好

# 第二章

丁克俱乐部

和城市里很多丁克夫妻一样，李享和潘勇的所思所想，无非也就是这么几条：

生孩子太辛苦，

养孩子太花钱，

中国人口这么多，反正也不差一个两个，

而且小孩子很可怕，小时候总生病，青春期会变态，结婚后又不认爹和娘……

最让人烦恼的是，他们还很可怜，一上学就要背负重担，风里来雨里去，自己累个半死，家长操心不已。

上学，工作，结婚，生子，有了孩子，哪里还能再有一点点自我？

孩子一出生，父母就被绑上了战车，从此再没有舒服的日子好过。

李享十二三岁，就会跟满斯尘这么顶嘴：“又不是我要你生我的，你为什么生我出来？我一点也不喜欢。”

她太记得自己人生的不满了，而所有的不满，都源自来到人世。

在她的想象里，所有的孩子，应该都会对带自己来到人世的父母亲不满意，她可不要让自己的孩子以后也这么抱怨她。

而且两个人过日子，没什么不好啊。

首先没有经济压力，反正没孩子，也不用给他存钱。吃的穿的用的，他们明显比同龄人质量要高。房子贷款还完，每年还都能出外度假。要不是潘勇要出国一年，他们肯定早买了车，周末假期，游山玩水。

其次没有穿衣压力，没有孩子，他们就总处于年轻状态。李享的同学，不少做了妈妈的，早早就穿起了地摊货、宽松衫，而她可以毫不惭愧地说，偌大衣橱，每件衣服，都有足够的来头。她不仅可以走清纯路线，还能尽情展示性感魅力。转眼三十有半，和潘勇走在街上，依然神清气爽，还像谈恋爱，丝毫没有拖家带口的累赘样儿。

第三没有时间压力。只要工作完毕，回到家里，所有的时间，就都是自己的。看电视，看电影，打游戏，赏话剧，听相声，看音乐会，还可以泡吧，周末打通宵游戏，想疯到几点就几点。如果头天放假，第二天拎起行李就能出远门去玩。其他人能行吗？



第四没有情感压力。如果，李享的意思是如果，俩人真到了没有感情的那一天，反正没有孩子，她自会利利索索地跟潘勇分手。不用跟别的老娘们一样，哭哭啼啼，上吊喝药，忍辱负重，怨声载道。

她会脱口而出，说：离就离，离了还是一条英雄好汉！

第五没有人情压力。没有孩子，大家只要各自干好各自的工作就行，什么时候都不用为了小家伙上幼儿园、上小学、上重点中学、上个好大学、毕业出来找工作……求人、求人、再求人。李享最怕的就是求人了，人情债，都是要还的，她一小小的人民教师，能拿什么还人家？

……

最难得的，是世上有潘勇这样的人，跟她有如此相同的人生理念。两人一拍即合，结婚七八年，谁也不提生孩子一事。李享没有生育压力，乐得活在少女世界，连学生都说，老师笑起来爆像林依晨的哦。

女人交朋友，总是会找和自己境遇相似的人。

年少时的同学女友，也就这么几年的工夫，纷纷做起了妈咪，等坐在一起，念叨的全是妈妈经。李享难免形单影只，直到遇到骆亦红、大猫、叁儿这几个，才算找到了组织，如鱼得水起来。

她们是在一个丁克论坛里认识的——网络时代的好处，什么人都能合并同类项。骆亦红三十九岁了，丈夫在上海工作，夫妻俩牛郎织女，每月一聚，按她的说法，如果不是丁克，哪里敢这么潇洒，别的不说，一个家里，父亲长年不到位，至少对孩子成长不利是不是？

大猫比骆亦红大一岁，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奋斗和坚持，已经成了一名意志坚定的丁克老战士。她最喜欢夸的就是她老公，说他爱她如初恋，从没有一天懈怠过。

但私下里，李享和骆亦红会扯闲话，说大猫很可能将夫妻感情美化了。

叁儿刚满三十，是四个人里面最小的，但结婚也已好多年了。经常自嘲，曰，婚龄长，见识短，她在公司做财会，特别爱玩。丈夫给她的限定时间是三十三岁之前，必须生育。所以，她只能说是一个阶段性丁克。

四个人，来自五湖四海，为了不生孩子的共同目标，走到了一起。一